

## 供述笔录

住址

职业

姓名 刘鑫 即 Liu Xin

1992 年 7 月 6 日出生（24 岁）

上述人员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东京地方检察厅通过翻译员用北京话向本检察官自愿供述如下：

1

我现在讲述关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打工结束之后的事。

2

这一天，我到晚 11 点前都在■■■■■■■■■■打工。

打工结束后，我乘电车去往与江歌同住的大内公寓。

在回江歌家的路上，陈世峰也用微信给我手机发了数条关于复合的消息。

我对陈世峰也发了数条不打算复合的消息。

3

在发消息的过程中，陈世峰发来语音，就是像电话录音留言一样点开可以听的东西。

关于这个语音信息，以前警察听过，检察官也听过。

现在我的手机里仍有记录，可以知道语音信息发送时间是 2016 年 11 月 2 日晚 11 点 31 分。

我是在电车里注意到这条语音信息的，我觉得点开听的话是违反乘车礼仪的，想想也就是啰嗦要复合的事，所以我没想听。

而后来听这段语音的时候，录音的声音确实是陈世峰的，内容也是想要复合。

还有，听到陈世峰的语音背景音里，有电车在铁路上驶过的声音。

平时，在高岛平陈世峰的家里，是听不到电车的声音的。

但是，江歌家离铁路比较近，在家里或者周围的话都可以听到电车的声音。

所以，陈世峰在留下这条语音信息的时候，也许已经在江歌家附近了。

#### 4

回到之前的话题。

如我前些天讲的那样，明明没告诉过陈世峰江歌家的住所，在这天白天，发生了陈世峰突然就来了江歌家的事，还有微信给我发胁迫信息的事，打工结束后没完没了给我发消息的事，因为这些事，让我害怕一个人回家。

我想陈世峰要是在哪儿埋伏等我该怎么办。

我给江歌发微信，在东中野站碰头，然后一起回家。

和江歌在东中野站的【A3】出口汇合了。

这个时候，我想已经过了 2016 年 11 月 3 日零点了。

江歌在东中野站等我，手里拿着馄饨料理。

江歌以前就说过想一块吃馄饨，我想江歌是为了让我打起精神专门买的。

我和江歌从东中野站沿着铁路，从平时总走的路往家走去。

因为下着雨，我打着塑料伞，江歌打着折叠伞回的家。

我在这天打工的时候来了例假，血把内裤弄脏了，想赶快回去换掉。

我和江歌汇合后，一边走一边跟她讲了这件事。

## 5

我和江歌 2 人到了大内公寓入口的门前。

江歌的家在大内公寓 2 楼的 201 室。

去 201 室，需要先进栅栏门，再从外面的楼梯走上 2 楼。

然后，2 楼走廊的尽头就是 201 室。

我和江歌到了大内公寓入口的栅栏门处时，江歌对我说「你先去吧」。

虽然我没专门去问先让我走的理由，但我想江歌是想让我快点换了裤子。

我平时就拿着一把江歌给的 201 室的钥匙。

我想着要快点换裤子，打开栅栏门，跑上了楼梯。

我最后见到江歌，就是在这个栅栏门的地方，江歌让我先走的时候。

我有点着急，也当然的以为江歌会马上跟上来，到进家里为止就没有回头看。

然后，在 201 室门前的白色仪表处，收好伞挂上，打开入户门的锁进了屋里，关上了门。

还有，这之后虽然江遇害了，但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吓人的事，我在拼了命的打 110 报警，虽然记忆里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但只要我记得就会讲。

## 6

我进到屋里，把拿着的包放下，为了换内裤正想脱掉裤子的时候。

我进屋子之后应该没过几秒钟。

突然，从门外传来“啊—”的叫声。

那个叫声肯定是江歌的声音。

那个叫声不是逐渐变小，而像是本来应该继续喊的，仿佛在中间被捂住了嘴似的，突然断掉了。

我感到不安，想江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边用北京话叫“三叔”边向门的方向走去。

但江歌没有回答。

我越来越感到不安，打开了门。

但是，门只开了几厘米后，从外被推了回来，没看到外面，就马上被关掉了。

记得门关掉的时候，听到“ga qiang”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只是门关上的时候的声音，还是门被锁上的声音，我不太记得了。

如果说门被锁上的话，应该是外面有人锁上了门，但除了我以外有 201 号室钥匙的，据我所知，当然只有江歌一人。

我着急想看外面的江歌，从门上的猫眼看。

但外面的光景模糊不清，像是猫眼的外面被什么弄脏了似的。

所以，我无法知道外面有谁在。

就像前几天说的，前一天的傍晚，陈世峰来到 201 号室前的时候，我从猫眼往外看，但看不到外面。

那个傍晚的时候，从猫眼往外看，一片漆黑，外面的什么都看不到，像是谁在外面用手指按着猫眼似的。但听到江歌的叫声之后，外面走廊的灯亮着，和那个傍晚时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对着门向外用北京话喊“三叔，你怎么了，三叔”，但还是没有回音。

## 7

从门外传来像是有人互相推搡的、像是衣服摩擦的声音，像是在包中找东西似的声音，有什么东西与门摩擦似的声音。

好像还听到用力敲打门似的声音。

我想会不会像前一天的傍晚那样，陈世峰又来到门外，袭击了江歌。

我想尽快打 110 报警，在门口拿出手机，开始操作手机。

此时，201 号室的门铃“叮咚”响了 1 次。

但听不到人的声音。

门铃响了，但听不到江歌的声音，我心想“为什么没有江歌的声音？”

“是谁按了门铃？”“陈世峰是不是袭击了江歌，他是否还想袭击我？”，我感到非常害怕。

“我得打 110 报警，让警察过来”“江歌可能有危险”“快来帮帮我”“我得用日语好好说出地址”等等，各种不安想法徘徊在我脑中。

当然，在这之前我没有打 110 报过警。

## 8

我拨通 110 报警电话后，告知对方，地址是大内 Haitzu（翻译注：该公寓名称）201 号室，江歌在门外有可能遭遇危险。

接电话的人说，会让警察过来、不要出门等等。

另外，刚才检察官问我，打算拨打 110 报警的时候，还有通电话的过程中，有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声音，但我正竭尽全力打 110 报警，记不大清楚了。

打完电话以后，从外面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我对着外面用北京话喊“三叔，三叔”，但仍然没有回音。

我害怕极了，坐在门口无法动弹，没法开门。

打了 110 报警电话后，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警察还是没有到。

对我而言，是无法忍受的长时间，所以再次拨打 110 电话，又向对方叙述同样的事情，拜托让警察快点过来。

## 9

此时本检察官将 2016 年 12 月 2 日司法警察员佐野洋介制作的搜查扣押笔录记载之押收物品目录的编号 1 的电磁型记录媒体相关“整理编号 00057”及“同 00075”中相关部分的音频资料的复制版，在供述人面前进行播放；将同年 12 月 3 日司法警察员须贺裕史制作的搜查报告书（110 报警整理编号 00057 的通话记录内容）以及同一日司法警察员须贺裕史制作的搜查报告书（110 报警整理编号 00075 的通话记录内容）的各附件资料的复制版展示给供述人看，分别将这些资料作为资料 1 及资料 2 附在本笔录末尾。



刚才让我听的两个音频，确实是我所说的 110 报警时的内容。

另外，我知道资料 1 是我第 1 次拨打 110 报警音频资料的文字版，资料 2 是我第 2 次拨打 110 报警音频资料的文字版。

## 10

听第 1 次 110 报警音频资料的话，一开始有北京话的声音。

资料 1 中的该部分为，9 个汉字的排列，倒数第二个字是“骂”的简体汉字。

但是，这个文字，从发音来看，我觉得应该是“闹”字。

如此一来，这 9 个汉字中，最初的 4 个文字是“把门锁了”，之后的 5 个字的意思是“你不要闹了”

## 11

另外，在我身后，门铃响了多次。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报警的时候，陷于恐怖当中，为了向警察正确说出地址等竭力集中精神，可能因为如此，除了和接电话的人说话以外，对于周围其他的声音不记得了。

## 12

之后，大概“1 分 37 秒”的时候，从我身后有女性的悲鸣声。

我猜测这个悲鸣声是江歌的，但不太记得了。

## 13

之后，接电话的人问我按门铃人的事情，我回答“可能是男的”“男性，男性。”。

还有，对方问“是你认识的人吗？”，我回答“认识”。

但是，正如刚才说过的，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只是，我猜想会不会是陈世峰袭击江歌，所以回答了“可能是男的”“认识”等等。

## 14

另外，“2 分 28 秒”的时候，我说了一句像是江歌倒下了似的一句“姐姐倒下了”。

听了这个音频才想起来，应该是听到门外有人倒下了似的声音。

我听到这个声音想，江歌被陈世峰袭击倒下了。

## 15

听第二次 110 报警音频资料，“0 分 7 秒”的时候，我说“现在情况很糟”“拜托救护车也叫一下”等等。

这部分也不是我看到的，但我猜想江歌可能被陈世峰袭击倒下，处于连回答都不能的状态，所以才这样说的。

## 16

还有，“1 分 43 秒”的时候，我说“姐姐的声音”“姐姐在外面发出奇怪的声音”等等。

听了这个音频想起来了，第二次的 110 报警电话的时候，好像是听到江歌“啊，啊。”的疼痛着似的声音。

## 17

“1 分 52 秒”的时候，我说“为了保护我，是的，把门给关上了”。

这是我刚才说过的，我开门的时候，门被推了回来，我想应该是江歌为了保护我，把门给关上了，所以才会这么说。

## 18

在音频的“2 分 10 秒”部分文字化的资料 2 中，记载“我刚进门时，姐姐突然出 OK”。

但是，我没有说“出 OK”，说的是“出大声”。

翻译注：日语“大声”的发音和“OK”的发音相似。

## 19

第二次的 110 报警电话结束后不久，从门外传来男性声音，用日语说：

“小姐”“你没事吗？”“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想应该是警察到了。

我以为警察在门外跟我说话，所以用日语问了句“是警察吗？”。

但警察用日语说：“里面的小姐稍微等一下”，然后又说“你没事吗？”等等，所以知道了不是在跟我说话。

明白了门外有江歌，警察是对着江歌在说话。

但听不见江歌回答警察的问话，因此猜想江歌处于无法回答的状态。

我对警察问：“姐姐没事吗？”“我可以出去吗？”等等，但警察说：“稍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警察说：“请开门”，所以我开了门。

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否开了门锁出去的，所以就像刚才说过的，我不记得当时是否“从外面被锁了门”。

我开门的时候，江歌已不在门外。

但看到门前通道有血迹，用日语问警察：“姐姐怎么样了？”“去哪了？”等，问了江歌的平安与否，但他没有告诉我。

## 20

我到警局说明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江歌已经死亡。

之后，和警察一起到大内 Haitu 201 号室前进行了现场勘验等。

当时我注意到，我刚才说过的，门外有个白色仪表，在我挂上的伞旁边，挂着江歌在发生案件之前撑过的折叠伞。

我和江歌都习惯把用过的伞挂在这个仪表上。

所以我在想，江歌有可能都走到 201 号室的门外后，把伞挂上去后被袭击的。

## 21

我一直把江歌当做姐姐，我一直以为江歌是为了救我才被害的，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如果我当时鼓起勇气推开玄关大门的话，也许就能救得了江歌。

至少我或许能看见犯人是谁，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后悔。

我现在住在江家以外的地方，对打开屋子大门这种事充满恐惧。

刚才也说了，案发时我一直以为是江歌把我想要推开的门关上了。我以为她是要救我，让我不要从家里出来。

即使到现在，每当我推开玄关门的时候，都会想起门从外面被关上的那个场景。

还有最近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频繁的做噩梦。

梦见我正常的生活着，但是有人躲在什么地方看着我，我就做这样的梦。

我觉得杀江歌的犯人是陈世峰。

我觉得江歌只是为了救我，没有任何过错。

为什么江歌非要被杀不可呢？

陈世峰是不是来杀我的呢？

我绝对不能原谅陈世峰。

对于陈世峰，我希望遵从日本的法律，能判他非常严厉的刑罚。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判处陈世峰死刑。

刘鑫签名（刘鑫圆章）

记录如上，翻译员用北京话翻译且宣读，并使其阅读的结果，其申明无误后，在末尾部分签名盖章，在各页栏外按了印章。

前 同 日

东京地方检察厅

检察官检事 小嶋陽介（小嶋陽介印）

检察事务官 竹内健二（竹内健二印）

翻译员

